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九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自卷頤蒙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
吳公獫論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
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
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爲
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
成都典治爲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
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
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來有像設甚

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二先生之祠偏天下况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父居涪著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朕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某爲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

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
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折而言之若弗
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
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
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
降衷下于民殷既隊厥命周誓衆于孟津
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九皆
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
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
秉彛三代之衰而有列子言天地之中孔
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

世之相去有久近興口授面命曾不少殊
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
地宰萬物而関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
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
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痼於
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
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
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馳一
世而俛々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盖降周
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
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
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
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

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
圖立書本於易之大極子思子之誠以極
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
義貫顯微該賅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
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
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
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
呼元氣之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
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
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
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二先而來雖不克皆
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來學
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

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
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
日卑極於內惠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
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
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
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
蜀自昔號多士李於京師者至此比齋魯
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
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
已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
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
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
厲云

末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執湍旱冬涸則連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冬仍其舊夏則爲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烏氏至今賴之即其官以名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并野民不得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平事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

之賦半畝之宮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
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皂
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榜笞以千
百爲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
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
往返不下百里什溪卧谷爲蛇虎所傷者又
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
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以
日記民之牆本於是尽矣役之隙惟夏冬
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繫橋撤橋之役使
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迂延其役不
苛取不厭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爲鄭
別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所秋夏霖

潦泥淖沒膝乃伐石甃涂山一夾植榆柳
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
西山亦侯之民也富順懼然曰子何以教
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爲民也病者富順力
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凡
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備
者爲足成之且將推行萬議一日鄉之民
詣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額凡一引則於土
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陌倣倣青城縣例
官爲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尽力於南
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
之斯已速之尚忍荷辦於民邪吏或執其
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九十

人始二月之吉。番休唐功日四十五人。支庸百七十錢。葺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以列于臺府。吳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侯爲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耄倪擊鼓鐃。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爲歌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書數語勉以孝弟力田。樂輸省訟。有老舉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卽罹斯苦。不圖今日仁侯之極已也。名再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殿安公下侯所列事狀于軍興茶司。俾永爲定例。曰此惠當與大岷並爲無窮。民益大喜。始橋

南面九百五十丈率駕空鑿虛工苟幸得
稍淺地以施力傾搖異甚過者不暇風濤
掀涌心目掉動倒疾趨以濟二年間直橋
之中江遽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衡半之其
勢方輿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柵有地當益
安固亡可慮人以爲侯之隱念有相焉乃
相與議肖侯象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茶
馬富順同堂而祠焉岐山安世通隱居大
面有年慷慨急義旣祥顙末謂不可無紀
則以屬余余性有生之類莫不同躰人能
恪共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下
之飢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
心將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已者雖窮而

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已分之
所當爲况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哉
昔雍公爲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輦
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代民夫至
今蒙其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天子以生
靈爲己任計所賦放無慮七百餘萬緡使
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其端實肇
於此侯之爲人挺有祖烈自始爲郡崇正
學以迪士習申孝弟以示民厚考室廬以
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明神以教
民昭事祈報叢尔 郭亦既盡心焉耳矣
今又以橋之病民爲之慮材鳩庸以蠲其
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逮焉

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能充是心也庸可限其所如往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州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州者俗號果園榴鬚榛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美功縱廣四仞其衡之長如縱而加一以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賓朋翕合憑檻縱觀逝川騰輝列巘狀嘉卉輪秀古木樛翠危堞突立長橋卧空奇雲落霞泉

日霽月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
嘻此天地之閱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
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青泉激
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
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傑
特天地初無隱乎尔而亦豈私於虞侯也
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介
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
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居廣
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缺人惟
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爲町畦
而失其所以爲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
復禮而有以洞見全軀則將隨處充裕不

假外求曾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
久矣其爲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章昔也
過者弗顧而今遽爲部南之勝豈侯之力
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
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爲記侯名
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邛魏某
也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
縣紫雲山崇仙觀杜木有文爲道士形及
北斗星象俘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于禁中
臣旦臣準各拜表賀逮重和元年始逮道

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爲額國朝崇
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間爲盛而是山被遇
足再今昔在太史氏豈其山川鬱蟠固有
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
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
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
以刊誌未備迺水陸方里疏其事而語諸
余會余去國乃俾它屬道川蹴然謝不敢
則爲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
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
川睹門諸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問雖
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
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